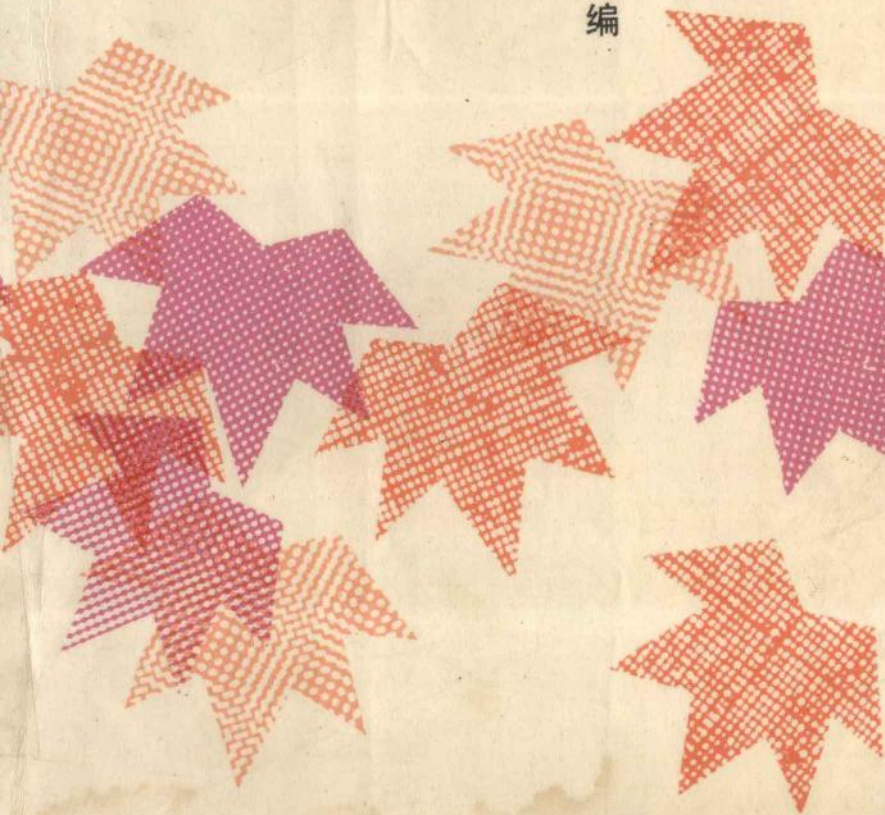


枫林颂

● 中共吉林省委老干部局 编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枫 林 颂

中共吉林省委老干部局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枫林颂

中共吉林省委老干部局 编

＊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装甲兵学校印刷厂印刷

＊

787 × 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30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000

I S B N 7 - 206 - 00326 - 5

D. 93 定价: 3.00元

与老同志共勉

高 狄

为了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，近年来，我省一大批老同志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愉快地离开了现职岗位，让贤于德才兼备、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，开始了离休的新生活。应当说，这是老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。

老干部数十年为革命操劳，从紧张繁忙的一线岗位到离职休养，无疑是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。如何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，保持革命晚节，是每一位老同志必须认真思考的严肃课题。由省委老干部局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枫林颂》，从不同的侧面，展现了可供选择的答案。

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。人都是要老的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。但是，怎样对待年老这个现实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们，却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回答。悲叹岁月流失、白发无情者有之；醉心享乐、不思进取者有之；意志消沉、不重晚节者有之；然而，也有的老当益壮、雄心不已，体力精力虽不如前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却更加旺盛。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

品格。本书介绍的56位老同志，就是属于这后者。不错，他们当中也曾有过失落惆怅，也曾有过茫然叹息。但是，他们很快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调整到正确的方向，共产党员的本色依然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常在。这些昔日的老领导、老专家、老教师、老医生……很快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重新寻找并确定了自己的位置，有如枫林霜叶，愈晚愈红，象燃烧的蜡烛、吐丝的春蚕，继续默默地奉献着，读来令人感奋。他们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，已为社会所承认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。正所谓“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”。诚然，这种奉献是平凡的，甚至是点点滴滴的，然而，它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，对于下一代的成长，影响将是深远的。伟大寓于平凡之中。对历史的进程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老同志，在晚年做出平凡的奉献，更显示其品格的高尚和伟大。

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。老同志离休以后，组织上要继续给予关怀和照顾，落实好政治、生活待遇，为他们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创造良好的条件。同时，也期待这些老同志继续关心党的事业，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，以适合自己的方式，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，多做一点有益于人民、有益于社会的事情，让革命之路在脚下不断延伸。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宏伟的工程，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。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，努力创造条件，发挥各个层次老干部的积极作用，为经济建设服务，

是各级组织的任务之一。同时，老同志只有把精神寄托在党的事业上，也才能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永远充实、向上和乐观。

我希望所有离休退休的老同志都来好好读读这本书，以从中得出应有的启示。也希望还没有离退休的同志读这本书，从中得到教益。

祝老同志度过一个幸福的、有意义的晚年！

目 录

序.....	高 狄 (1)
桥的颂歌.....	苗春秀 黄 霏 (1)
老树重华.....	云 章 (14)
红霞尚满天.....	于涤心 (22)
夕阳映红田野.....	苑景临 (33)
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.....	潘玉铭 (42)
桑榆晚照 余热生辉.....	朱 言 (49)
这是他迷恋的岗位.....	林 姗 (59)
路, 在残疾人脚下.....	李明波 (73)
情操.....	赵国民 (82)
追求者的足迹.....	景 临 (89)
在抗洪的日子里.....	宋云和 窦应泰 (100)
执着的追求.....	杨德成 (108)
晚霞映丛花.....	李木亥 (118)
在新的起跑线上.....	徐兰凤 (123)
壮心不已斗震魔.....	田家辉 (129)
岗位.....	宣 吉 (138)
余热暖人心.....	马青云 (148)
一个平凡的人和他的故事.....	晓 苑 (157)
甘洒热血写春秋.....	曹德君 (165)

超越生命	马增奇	(174)
一代开济老兵心	崔慕良	(184)
犹有黄花晚节香	孙延村	(191)
“管破烂”的老人	刘 众 郭学良	(198)
桑榆为霞红胜火	张兴泰 贾宝林	(206)
寸心容得许多香	巩显信 李树生	(214)
夕阳正红时	贾春祯	(220)
离休不离岗的“阿巴依”	冯大维	(225)
生命的火焰	李 黎	(234)
夕阳余辉照青山	朱贵山 李彦武	(241)
老蚕春丝	惠 风	(249)
他，是一块燃烧的煤	春 燕	(256)
老夫喜作黄昏颂	沈凤祥	(265)
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他心中永存	包景林 包添抒	(269)
夕阳情	王和平 樊洪斌	(273)
老兵新传	吕 威	(286)
满目青山夕照明	迟国良	(292)
求得一生为人民	郭学文	(299)
桑榆虽晚霞满天	陈贵章	(305)
晚秋枫叶红	李晶珍	(311)
余辉	朱作鹏	(320)
春泥护花	贺宗学	(326)
老共产党员的风采	孙凤翔	(343)
趁此夕阳好，正气疏经络	李再春	(356)

忠诚的园丁.....	周东鹏	刘伟秋	(361)
笔中情.....	赵	芳	(368)
他一心想着未来.....	辛	夫	(374)
忠诚.....	孙	延来	(380)
耕耘者.....	王艳菊	张绍铭	刘世孝 (388)
老叟新图.....	郭	兴成	(394)
本色.....	李	志春	(399)

桥 的 颂 歌

苗 春 秀 黄 霏

长白山区的老岭山下，两条清澈如碧的小溪，带着一路欢笑，奔腾在林深花繁的山坳里。然后，汇成一条浪花滚滚的河流，又几经曲折迂回，最后绕着一座拥有700余户、4000多人口的村落由南向北流去……

挺立在河畔上的那株苍劲傲岸的古榆，被雷公酒后冲撞或狂风肆意摧残，不幸倒下去了。那粗壮而高大的身躯，不偏不倚，恰恰横架在小河的上面，它竟成了一座巧夺天工的独木桥。从此，为后来迁徙这里的齐鲁移民，留下了大自然赐予他们这一方栖身之地——榆木桥。

今天，这座桥已不复存在了。然而，在人们的心田里还存留着它的化身——一位离休老干部、共产党员孙兆国。“人老了，不能起带头作用，还可以起个桥梁作用！”人们把这句名言，牢牢地铭刻在榆木桥子这块古老土地上。

—

1970年冬，长白山区风大雪紧，天气比往年寒冷。天上见不到一只雀影，地上见不到一条野狗，整个世界几乎被冻结了。就在这一年腊月，浑江市榆木桥子乡猛

然爆出一条惊人的新闻：曾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，有着24年党龄的乡民政助理孙兆国，被开除党籍依法逮捕了！宛如晴空响起一声霹雳，榆木桥子乡一下子翻腾了。

“虎行风、龙行雨，一步两脚窝的老兆国，咋会瞪着眼往笼子里钻？”

“雀飞，地上留影；水流，耳边有声。老兆国可不是喝人血的臭虫，乡亲们谁不知道他的清白。”

乡亲们的脸上罩着不祥的疑云，聚在街头巷尾悄声议论着。然而，老孙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谁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孙兆国出生在辽东半岛辉河畔上的一个贫家小户。13岁那年就失去了母亲，童年的磨难使他早熟起来。他冷眼看看这个大千世界，开始了对人生的探索。尽管那意识是幼稚的，朦胧的，但他与所有的穷人子弟一样，渴望着自己的解脱。

1948年，当家乡的上空飘起第一面军旗，解放军的队伍唱着《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》迈着整齐的步伐、浩浩荡荡地开进村里的时候，孙兆国为保卫红色政权，兴高采烈地穿上了肥大的军装，实现了久蓄心头的夙愿。195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接着，跨过战火映红的鸭绿江，踏上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。

从踏上三千里江山的那一天起，孙兆国凝神望着满山火红的金达莱，捏着拳头发誓：“要用五尺之躯，为祖国遮风挡雨，决不能让战火蔓延到祖国的边陲。”

1952年深秋的一个漆黑午夜，孙兆国在哨位上执

勤，突然远处传来敌机的马达声。他迅速隐蔽起来。敌机飞到他的头上，低空旋了几个圈子之后，便哼哼唧唧地离去了。他感到很奇怪：这帮空中强盗，很少单机出动，大都是三五十架跑出来聚众闹事。可是，今天这些飞贼为什么象丧魂落魄的龟孙子，不抖抖往日的威风呢？

于是，他便沿着他护守的顺川公路探查起来。摸黑走了3里多路，他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“嘹嘹嘹”的声音。差点惊叫起来，定时炸弹！他火速跑进附近的一个掩体，拾起一把尖锹拼命地挖掘起来。

弹体终于露出地面，他使尽全身气力一拖，钉子一般，纹丝不动。憋足了劲，再来一次，还是晃也没晃。无奈，他喊来了两个战友，又拦住一位过路的朝鲜人民军官，4个人喊着号子，齐心协力，才将这颗重达150多公斤的定时炸弹，拖到远远的一个大弹坑里。他们转回哨位，尚未平息下来，炸弹惊天动地地爆炸了。

孙兆国不畏牺牲，为保障顺川公路的畅通无阻，做出了贡献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，向他颁发了一枚三等功臣勋章。

1956年，孙兆国受命回到祖国，驻守在与朝鲜一衣带水的临江边防。不久转业到地方公安部门工作。1962年9月调任榆木桥子乡，任乡党委组织委员，后任民政助理。

这个个头不高，敦敦实实的中年汉子，一如初衷，很快受到了乡亲们的赏识。

种子播进了地里，是因为山亲、水亲、土亲；萌芽、开花、结果，那是依赖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老兆国根植在山乡沃野，去迹来踪，须臾不离群众。他如鱼得水，快活极了。然而，福兮祸所伏，终于厄运临头了。谁也不曾料到，老兆国这样不招灾、不惹祸的老实人，会被人抓进大牢法办。

春去秋来，一晃三载，老兆国除了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，默默地镶嵌在乡亲们的心上，再也没有人公开地议论他了。然而，老兆国突然神话般地出现了。这是1977年山花遍野的秋天。

“老兆国被无罪释放了！”乡亲们奔走相告。

“无罪为什么要抓人坐牢？”有人激情难抑，愤愤不平。

“既然无罪，当年为什么铐人家？”乡亲们出于天理良心为老兆国鸣冤。

中国的老百姓是正直的，有头脑的。纤尘不染的眼睛揉不进一粒沙子，他们从骨子里见不得半点虚假。他们很讲良心，良心就是他们衡量社会的这个天平上的砝码。朴素、纯洁的炎黄子孙，开天辟地就是讲究天理良心的。

我们的老兆国毕竟是老兆国，他既没有郁郁寡欢的忧伤之情，也没有怨天忧人地去四处游说。他十分清醒，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偏差时有发生，党在政治上的失误不也如此吗？何况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“四人帮”已经铲除，过去就让它成为历史，关键是如何警策未来，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。他没有去诉苦，他在思索自己下一步的路该怎样走。

老兆国恢复了自由，恢复了名誉，恢复了党籍。但是他却漏长了工资、失去了健康——人生最大的本钱。

二

高粱实秀，大豆摇玲，远山近岭，层林尽染。深秋的长白山，蕴藏着采撷不尽的诗情画意。

榆木桥子乡一扫昔日萧条冷落的旧貌，换上了气象不凡的新容。

可是，老兆国的心里是酸楚的。在狱中，他流脓便血，腹疼欲裂。作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囚犯，他没有能够得到精心地治疗。出狱后，浑江市委派人将他护送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就诊，经过肿瘤专家的科学诊断，证实了通化矿务局职工医院对他的诊断无误——确系直肠癌。

老兆国被“医疗法庭”无情地宣判了死刑。

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。人在命赴黄泉之前，大都惦记着身后。但老兆国挣扎着在设想自己的未来。虽然妻子已经为他缝好了那一身装老的穿戴，可他总想跟死神拉开远远的距离。

“我不能死！”老兆国在心里喊着。他觉得这样死去了太窝囊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他没有被美国的飞机大炮炸死；在狱中，也没有苟且偷生，怎么能在拨乱反正时逢盛世的今天去见上帝呢？他决心与癌症背水一战！

他盼望着进山的孩子早早归来。他们为他采药去了。

那是一种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上无法查到的药材——山核桃肉质果皮。那种包着山核桃硬壳的绿

皮，毒性极大。早年，乡下人常把它捣成碎末，投放到河里毒鱼。一麻袋绿皮，能把几华里远的鱼儿药得头重脚轻，树叶似地漂浮在水面。吃这种东西是冒险，是拿生命做赌注。“死马当作活马治”。死了，为后人留下个教训，好了，也算个验方。算不清他服用了多少偏方，然而，都不曾起到理想的疗效，人憔悴得面黄肌瘦。

妻子上班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室内空洞洞的，老兆国第一次感到孤独。捂着肚子仔细地看了看全家福的照片，急忙穿上了肥大的寿衣，往炕上一横只待死神领路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才想起了身后事：希望妻子再嫁，要把孩子培养成人，要……迟了，写遗嘱，没有握笔之力；口述，人走屋空。一阵眩晕他昏迷过去了……

生活中发生了奇迹，他被至今仍持怀疑态度的偏方拯救了。他的食欲增加了，生命也有了活力。为了彻底消除病根，他趁热打铁，连续饮用了三年半的苦水，整整吃下了三麻袋核桃皮，终于苦尽甜来。

1981年，老兆国又来到省城那家医院，当年为他确诊的医生不禁吓了一跳。那年在老兆国离开这里的时候，这位医生曾同情地告诉护理人员：“回去准备后事吧，最多还能维持三个月。”

复查还是科学诊断，还是现代化精密仪器分析、化验，一个癌细胞也没查找出来。

然而，没有查到癌细胞，并不意味着病情的彻底好转，他落下了后遗症，每天要进四五趟厕所。

三

4月，春风料峭。榆木桥乡的沟沟岔岔冰雪尚未融尽，但是，山麓陌头，已透出一抹淡淡的绿意，草绿鸟飞的季节就要到了。老兆国在自己的心田上提前开犁了。他扔掉了拐杖，书面申请，口头要求，一天跑一趟乡党委要求上班。他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，按照国家明文规定，他病卧在床也要百分之百开资，上班尽职也不多拿一分钱薪水。可是他说，他是站在党旗下举过拳头的，在家养着怎么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？有些人不大喜欢官话，然而，这实在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盛情难却。经过研究，考虑到他的条件，党委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分配他从事编写乡史工作。这是个调研量很大的差使。调查、走访、核实、翻阅查找有关资料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一年，他夜里往炕上一躺便一哼到天亮。

1982年初冬，他又要求到榆木桥子村蹲点，去落实生产责任制。他走访贫困户，同党员谈心，和农民一起劳动，干得蛮起劲。乡亲们都说：“老兆国这回可恢复元气了！”然而，不久人们便感觉到自己判断上的失误。每当老兆国走出厕所，那里便留有一滩殷红的血。时间久了，乡党委晓得了这是老兆国旧病后遗症。老兆国被“勒令”休息了。1983年3月，就在他57岁这一年，经过再三动员，他才恋恋不舍地离休了。

然而，宝刀不老，老兆国岂是等闲之辈？他使了个

“金蝉脱壳”计，以出外散步为名，背着妻子王翠兰，背着乡党委，每天还是按部就班地往榆木桥子村里跑。

老兆国究竟恋着那里的什么呢？

在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日日夜夜，他发现榆木桥子村党支部几近瘫痪，一共20多名党员，由于领导组织不力，再加上住地分散，党的生活很不正常。这种局面不仅使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渐渐低落，更使群众在致富路上失去核心。老兆国几乎是带着气愤，甚至骂娘的劲头找到吴天松：“你是个党支部书记，怎么当的班长？”当过兵的说话从不绕弯儿，一着面便刺刀见红了。“当年入党，你举过拳头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忘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！”老吴也真不含糊，对答如流。

“可你把支部搞垮了！”一发致命的炮弹呼啸着出了膛。吴天松心头不禁为之一震。

“伸开的巴掌要马上攥起来，还要当年在党旗下宣誓的拳头。”

老兆国从吴天松家一脚出来，又一头扎进袁福祥的大门。此人也是行伍出身，曾是部队的副连级干部。解甲归田之后，在大队当过党支部书记，后来落了选。

“你不算个硬汉子。”老兆国先发制人了。

“咱脊梁骨从来就没弯过。”福祥回了一句。

“可你的精神支柱倒了。”老兆国一针见血，“当兵的不能丢了士气，是党员不能丢了党性。”

“我……”福祥语塞了。